

邓
广
铭
著
宋
史
人
物
书
系

邓广铭 著

北宋政治改革家
王安石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邓广铭宋史人物书系

北宋政治改革家 王安石

邓广铭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 邓广铭著. —北京: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3

(邓广铭宋史人物书系)

ISBN 978-7-108-05889-8

I. ①北… II. ①邓… III. ①王安石 (1021—1086) —传记
IV. ① K827=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3713 号

特邀编辑 孙晓林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宁成春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10.375

字 数 260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59.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序 言

一

我现在刚刚把那本撰写于 70 年代的《王安石》的修改工作进行完毕。这次修改的幅度是比较大的。

这次之所以对《王安石》进行大幅度的修改，虽有不少原因，但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因为，在近十多年内，我一直置身于改革开放的宏观政治气氛之中，经历了思想战线上的一次拨乱反正的大辩论，更加明确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治国、治事、治学、治史的正确导向；而随时随地出现在神州大地上的“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万千现实事例，更使我受到启发，加深了对王安石发动于 11 世纪的变法革新事业的理解和认识。

我当然知道，王安石发动于九百年前的那场变法革新政治运动，是不可能、也不应当与当前的改革开放相提并论的，也不能把二者进行任何类比和比附。但是，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我重写此书的道理也正在于此。我是从现实政治经济的飞腾活跃的改革场景的体认，得到了启发，加深了对于王安石变法革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认识，从而产生了要重新改写《王安石》一书的意念。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1951 年，我就写过一本取名为《王安石》的小册子，开宗明义，我突出地提出了他所主张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三原则，以为这虽是由司马光、范镇等保守派人物首先揭发出来的，实际上却是最真切的对王安石的传神写照。1972 年 9 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据说，当他到中南海去拜会毛泽东主席时，毛泽东称赞他说，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历届首相全都反华，而田中却要来与我国恢复邦交正常化，这颇有似于宋朝宰相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的精神；又说，当时的美帝、苏修正阴谋合力对付中国，必然对田中的访华不予赞同，而田中竟能不予理睬，毅然来华，这又颇似王安石的“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精神。这次的谈话传出之后，人民出版社即来人与我商谈，要我把 50 年代初所写那本小册子尽速稍加修改，最好争取在 1972 年底即能出书。我却以为，那本小册子乃二十多年前所作，要重印，必须作大幅度的修改才行，于是商定于一年之后交稿，我也的确按照预定时间交了稿。但当时全国的学术文化界，却正上演着“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这两种闹剧，当出版社依照当时的惯例，首先印出了百来本讨论稿，送到有关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讨论时，所收集到的意见，却几乎是众口一词：对于“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的反映都很不够，亦即很缺乏“时代气息”。责编先生且为此而从上海的报刊上剪来几篇有关的社论交给我，供我进行修改时参考。为求书稿能够出版，我自不能传承王安石的“流俗之言不足恤”那种精神，而是按照从各处讨论会上收集来的意见，把全书做了一番修改。审查通过之后，到 1975 年 5 月才得以出版。可是，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出版社要重印此书时，提出要我加以删削和修改的，却正是以前要我补入的有关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的“富有时代气息”的那些文句和段落。

当那本《王安石》再版出书之后，香港一家报纸刊出了一篇简短的书评，题为《邓广铭三写王安石》，对于我的那本著述，有

所称赞，也有所批评。对批评者提出的一些意见，基本上我都是同意的。此事过去已将近二十年了。我现在却要在垂暮之年，主动地来四写王安石。在写作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到，这次的重写，不但并非多余，而且十分必要。理由如下：

在70年代曾两次印行的那本《王安石》（印数达九万五千余册），其中所搀入的有关“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的污染因素，应当继续加以清除，这固然也可以作为这次重写的理由之一，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却还另有所在。

王安石可以被称为诗人、文学家、学者、思想家、政治家或政治改革家，而我在过去三写王安石，以及这次四写王安石时，所要着重加以表述和描绘的，则一直是选取了他作为政治改革家的一面。

王安石是一个具有高尚品格的人，是一个杰出的政治改革家。对于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变革他都具有理想和抱负、韬略和办法。宋哲宗即位之初，做中书舍人的苏轼，在《王安石赠太傅制》中，说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这等于说，用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标准来衡量，王安石的生平行谊，不但全都符合，而且到达了极高的境界。这些语句，尽管是依照司马光致吕公著函中所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为基调的，可是，在苏轼加以升华之后，格局境界却大不相同了。但与王安石的生平业绩相比照，却还是属于实事求是，而并无溢美拔高之处。所可惜者，这一次极公允的评价，在其发布之后，却一直被湮没在出现于它以前和以后的、大量带有诬蔑和诽谤性的记述和议论当中，从而未能引起当时以及后代人的特别注意。特别是蔡京与宋徽宗假借推行新法的名义而放僻邪侈、祸国殃民、无所不为，并在蔡京策划下树立了“元祐党籍碑”，致使新旧两派更势成水火，而蔡京与宋徽宗的种种罪

恶行径，终致使北宋政权为南侵的女真铁骑所覆灭。但蔡京势焰薰灼之日，在他所提拔的一群福建人中，也有保守派人物的徒众，例如杨时就是从学于程颢、程颐的人。这些受过蔡京恩惠的人，对于蔡京的一些祸国殃民行径，虽也有时形诸奏章，进行论劾，但在另一方面，也总要设法稍加开脱，于是就用推本求源之计，认为王安石是变法改制的始作俑者，遂把天下之恶皆归之于他。杨时在宋钦宗即位后，就曾上疏说：

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谨按：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言其有害当见于数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①

请看，杨时在《疏》中并未举出任何事实为证，而只是根据司马光的一句预言，就把蔡京的一切罪行都转嫁到王安石身上了。

福建崇安县的胡安国，他的仕进虽全与蔡京无关，但程门的高弟杨时、游酢等人都是他的好友。他对王安石之不列《春秋》于学官，竟也指斥为“乱伦灭理。用夏变夷，殆由乎此”。这里的所谓“用夏变夷”，当即指女真兵马侵据中原，颠覆了北宋政权而言。

在杨时、胡安国诸人大倡王安石的新法新学为北宋灭亡的祸端之后，南宋一代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人敢持异议，遂使此说成了定论。一些博学多识的学者，如南宋的朱熹、吕祖谦，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也都不免接受这一定论，甚至更加以阐发。及至一些古文选本，如《古文观止》之类流行于世，凡读过几年村塾的人，几乎全是从北宋末年邵伯温冒苏洵之名，专以诋毁王安石为目

① 《宋史·杨时传》。

的而撰写的《辨奸论》中知道和认识王安石其人的，故王安石在这些人的脑海中，是一个极其丑恶的人物，自更不问可知。在清代前期，虽有两个江西人，李绂和蔡上翔，立志为其乡贤王安石辩诬，为此而写了专题论文和书册，但因他们所见有关北宋的史书太少（《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会要》的辑本，他们都未及见），对于整个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以及其后的哲宗、徽宗两朝新旧两派的斗争实况，便不可能有充分的了解。更因蔡上翔乃是一个文人而非史家，他竟不承认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政治上乃势不两立的敌人，自难做出实事求是的考证。梁启超于清朝晚年戊戌（1898）变法失败之后所写《中国六大政治家》中之《王荆公》，则是全从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脱化而来，既未再作新的考索，自也不可能提出新的意见。在梁书刊印之后，虽还有继起评述王安石的著作，如柯昌颐的《王安石评传》等，更属“自郅以下”，不足置论了。在50年代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了漆侠教授的《王安石变法》一书，对于熙宁新法进行了认真的探索，超越了前此所有的同类著述，似乎可以说已使王安石的变法得到了平反。但他对于实际作为变法精神支柱的“三不足”原则，处理得却仍嫌含混：他既以为“三不足”之说纯粹是反对派所造的谣言，已被王安石在神宗面前加以否认；却又以为，这个谣言颇符合于王安石的为人；在其叙述推行新法的全部过程当中，也并无一处把它与“三不足”原则搭上关系。用《春秋》责备贤者的书写笔法，我们似乎不妨说，对于驱动王安石变法改制的核心力量，亦即对于王安石厉行变法改制的思想、心态中最为本质的东西，漆侠教授把握得也还不够准确。

二

倾泻在王安石身上的污泥浊水、以莫须有的罪状来丑化王安

石的种种谣言谤语、虚枉记载，以及对王安石的一些高超言论和卓越业绩的歪曲湮没，始自王安石生前，到南宋而愈演愈烈，其后经俗儒村夫递相传承，迄今几近千年而未得昭雪。我现在虽是“四写王安石”，而在写作的进程当中，为求清除所有积淀深厚的污染，改变千百年来所铸成的对王安石的那些传统成见，恢复王安石的本来面目，我竟也经常产生“发潜德之幽光”的感觉。事情很明显，我希望在这本书中展现出来的恢复了本来面目的王安石，其形象与精神风貌大有区别于被严重丑化了近千年之久的那个王安石，对一般人来说，几乎都可以说是一个陌生的人物。因此，我必须牢牢依照“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原则，以求具有足够的说服力。特别是，为求说服那些人，他们在理财观点上，迄今还信奉着司马光的那套理论，以为“天地所生，财货万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因而仍然认为，王安石所说的能使“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善理财者”只是一种欺人之谈；而贯穿于王安石的新法中的所谓理财之法，除了加重对纳税户的剥削而外，也无他术。生于20世纪末叶的中国，面对着以解放生产力为社会经济改革主要目标的现实景象，竟还不能使自己的顽固思想得到开化、启发和解放，这充分说明，到目前为止，他们还只是以成见，而不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认为，要说服他们的唯一办法，终究还须依凭王安石在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实践效验来进行论证。因此，在本书的各个章节中，我只是不惮烦琐、不惮重复地，援引王安石自己发表的一些言论，亲身策划的一些作为，独立构成的各种局势，力求以此种种因素展现出那个颇具特色的熙宁变法改制时期。其目的，也只是想凸现出一个抖落所有污染、误解和扭曲的政治改革家，使其能够以本来的风度和丰采，再现在读者的面前。

三

在史料的运用方面，我力求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在对史事的剖析和判断方面，我也是力求能够由表及里（亦即深度）、由此及彼（避免片面性）。在我四写王安石的实践过程当中，对于王安石的人格和业绩、气度和胆识的体认，全都有了某种程度的深化和提高。

王安石是生活在11世纪中叶的人物，但他的一些思想的卓越高明，远远超出了当时一般知识阶层的人群之上，却是极为明显的。即如他的那个“三不足”的思想境界，换用现代语言来说，实际就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使他成为当时思想界的先进人物，但同时也使他成为一个脱离了广大的知识阶层的人物。他虽极想用自己所撰作的《〈洪范〉传》中对天人感应旧说的纠正，能对宋神宗有所启发，使其对天变不足畏的观点能有所认同，但后来变法改制的实践证明，这对宋神宗并未起到些许作用。所以，在熙宁六年（1073）冬到七年春的长期旱灾情况下，宋神宗便不能不屈服于保守派人物的鼓噪之下，而导致了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

王安石是一个战略家。不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或是对待一直威胁着北宋政权安全的北方契丹政权和西北方西夏政权，王安石都有经过他的独立思考和深思熟虑而构成的规划和筹策，所以是一个真正的能够高瞻远瞩的战略家。

到三写王安石时，我还只是在《爱国主义的主张和实践》这一标题之下，述写了他的有关要兼并契丹和西夏的一些言论。这次改写，我又把王安石有关这方面的一些议论更多地举述出来，并改换为《王安石统一中国（亦即恢复汉唐旧境）的战略设想》的标题。据我暗自估测，翻看这本传记的读者，必会有人感到惊异，认为，自宋太宗到宋仁宗，不论对契丹或对西夏的作战能力，都已出现了“积弱”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还提出吞灭契丹、西夏的建

议，那只能是一种梦幻语言。然而我却以为，在此必须特别加以重视的是，王安石对从宋太宗以来，在对外作战时的战略决策，例如将从中御，例如颁布锦囊妙计以限制前线将帅随机应变的主动措施，以及不肯拔擢智勇双全、而只肯用傅潜那样的庸人担任统帅的职务，等等，是全都加以否定，要彻底加以改革的。在王安石全力支持的王韶征讨河湟之战过程中，他把前线军事的指挥之权，全听王韶自作主张，不在开封做任何形式的遥控。这也果然成为王韶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不妨说，这也正是王安石在用兵方略上进行改革的初次实验。这次初步实验的成功，也预示着王安石的整个战略设想之具有可行性与可能性。在《晋书》上曾记有一事：继承了西晋残破局势而在建康重建的东晋政权，内部掌握军政实权的人物，先之以王敦的兴兵造反，继之以桓温以别有用心的北伐而招致了枋头（在今河南浚县境内）的惨败，东晋军事实力确已不振，而在十五年后，面临前秦苻坚率领投鞭可以断流的南侵兵马之际，东晋的主持军政之人，却正是一位具有胆识的谢安，在他的镇定筹策之下，出兵迎击。淝水之战获得全胜，把苻坚大军打得土崩瓦解，丧魂失魄，甚至惊吓得发生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错觉。以此为证，可知决不应根据王安石当政以前，北宋王朝在对付契丹、西夏作战历史的种种失误，而断言王安石的这一宏伟战略设想，只是一种梦幻式的狂想而不可能付诸实施。至于说，王安石的这种设想，虽再三再四地见诸他的言论，却始终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包括宋神宗那样极关重要人物的同意，这却只能说，那是由于传统势力和失败主义思潮还都十分强大，而并非因为在理性的分析与客观的形势上全都不合时宜之故。我觉得，在这里还有必要提出的是，以北宋的王安石与东晋的谢安石相比，不论在对军国大事的企划和筹策方面，或是在实施时的务实和认真负责方面，谢安石是远远不能与王安石相比拟的。所以我在这本书中还是着重地把王安石的这一战略设想标举了出来。

四

大发思古之幽情，导引听课学生去神游古国，这是我曾经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受到过的批判，我也曾在狂风暴雨的形势下就这些事做过自我检查。然而，平心静气地说来，如果根本不具备思古之幽情，根本就没有神游古国的兴趣，那又怎么能够踏入历史学科这一研究领域，怎么能够去撰作历史人物，特别是像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这样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记呢？

在我头脑中所保存的所谓思古之幽情，所谓神游古国，当然不是一种复古主义，把中国历史上的某个时期，认作最符合我的理想的时期，而是要尽可能既深且透地认识历史上某个阶段的政治经济、社会风俗以及文化、学术、思想诸领域的发展情况。为了写好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传记，我更得致力于 11 世纪中后期的有关上述诸方面的体察和了解。对于和王安石同时或先后活动于政治舞台上的一些人物，我也分别进行了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并与王安石的为人和为政进行一些必要的比较。

不论就 11 世纪中后期北宋、契丹、西夏三政权鼎峙的军政格局来探索，还是就北宋政权本身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现实情况来探索，我所得出的结论都是，王安石关于变法改制的全部构想，可以说都是合乎时势之发展趋向，应乎民众解除患苦的迫切需求的。因此，这一构想之最后全被推翻，终究还得算作发生在不合道理，从而令人难于理解的一股历史逆流中的一桩历史事件。而造成这股历史逆流的最主要人物则是司马光。

曾经参预过范仲淹发动的庆历新政的富弼、韩琦，到宋神宗继位初年，全已是元老重臣，也全都已暮气沉沉，萎靡不振。富弼的政治见解，全都是属于鼠目寸光之类，而他的阶级斗争意识却特别强烈，凡遇政治上偶有违犯“率由旧章”这一原则的举措，他必

立即发生农民将会群起反抗的警觉。因此，他作宰相时总是终日拘束束地拱手无为。应当说，他是一个极为无智勇、无才能的庸流。韩琦则是仁宗、英宗两代的顾命大臣，但在处理军国大计上，也是一个缺乏谋略的人，当契丹无故对北宋进行挑衅时，他竟建议说把防御契丹的一切边备和防御设施一律撤销、拆除，契丹自然会没事了。可见他虽然被欧阳修在《昼锦堂记》中称颂为“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的人，其谋国才能却也实在不值得恭维。保守派中头脑最为固执的司马光，他的年岁比韩琦、富弼都小（他只比王安石大两岁），在宋神宗于元丰八年（1085）去世时，他便以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而被神宗的母亲高氏起用为当政的首辅了。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编撰而成的，是一部比较好的编年体历史著作，通过编撰这一部史学巨著，他本应能够接受历史发展的许多有益启示，拓展自己的胸襟和眼界，事实却并不如此。他竟不承认时代的递嬗会造成事物的演变，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他都是主张循守旧规，安于现状，反对进行任何改革的人。所以，从熙宁初年以来，对于王安石所制定推行的新法，他无时无地不力加反对。到他登上相位之日，依恃着太皇太后高氏的威势，竟凶莽灭裂地要把新法一律推翻。保守派中的同僚，有不少人分别向他进言，主张这种或那种新法应予保留，他却一概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单为争论役法一事，他竟被章惇质问得理屈词穷，章惇虽因态度和语言之粗率而遭受贬斥，但就事论事，无人不把章惇认作那场争辩的赢家。王安石为维护新法而与保守派人物论战时，每次都是以理据之充分战胜对方，司马光掌权后则全凭威势行事而蛮不讲理。因此，上台不久，即因其倔强不通事理而被人称为“司马牛”。

除了推翻新法之外，司马光还做了一件有辱国体的事，即把元丰中经沈括、种谔奋战，从西夏人手中收复的米脂、浮图、葭

芦、安疆四所军寨，因恐夏人为保自身的安全而再谋出兵攻取，他“日夜寒心”，便又拱手奉还给西夏了。当他最初提出这一意见时，虽然立即得到文彦博等人的赞同，但也遭受到一些人的反对。一个持反对意见的游师雄就曾向司马光质问道，万一契丹人援此例而派人前来索回关南十县之地（即瀛莫二州全境），将如何应付？今按：各史虽未记载司马光对此质疑的回答，但游师雄的质疑，对司马光并不会构成一个难题，司马光会胸有成竹地回答他说，万一发生此事，为避免契丹用兵攻取，那也只能把关南十县奉送与他了。

写到这里，我想可以对司马光同王安石进行一番比较了：在王安石，是主张采用向大自然讨取财富的为天下理财之法；在司马光，则认为“天地所生，财货万物只有此数”，天下万物的生产数量是不可能增加的。在王安石的战略设想中，本是要把西夏与契丹依次吞并，以逐步恢复汉唐旧境的；而在司马光，则唯恐西夏反攻四寨，而竟为之日夜寒心，只有把它们奉还西夏，他的心才得稍安。我们所应得出的结论则是：王安石既有军政韬略，又有施政才能，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司马光既无军政韬略，又无施政才能，是一个很不称职的宰相。

五

我在这本书中所着重述写的，只是作为政治改革家的王安石，只限于他的政治思想、主张和实践；关于他的哲学思想、文学作品和学术论著等则都未作专题论述。就连关于他的政治思想、主张和实践方面的事，我也并没有进行全面的论述。虽然为求不越出本书主题，我的论述只限于王安石的政治举措在历史上能起积极作用的一面，述写他为求实现其政治主张而奋勇战斗的一面，但是，我始终要以一个实事求是的原则自律，不要浮夸，也不要溢美。我以为我的这本书符合了这一要求。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王

安石的政治主张和举措，当然有其可以议论商榷之处，但那不属于本书主题之内，故概不涉及了。而在此以外，对于变法派中另外几个重要人物，如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人，在《宋史》当中都列入《奸臣传》内，尽情加以诬蔑和诽谤，事实上他们在变法运动当中却有很多贡献，是不容加以歪曲的。我今且举一事，以证明《宋史》的颠倒是非黑白到了怎样的程度：

《宋史·章惇传》在叙述了他一生的活动及其死于睦州之后，又对他一生的性行作了一段总评说：

惇敏识加人数等，穷凶稔恶，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东铨^①，仕州县，讫无显者。

历史实践证明，在用人问题上，自来存在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或任人唯贤，或任人唯亲。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章惇“不以官爵私所亲”，必然就是以“选贤与能”作为他选用人员的原则，这不正是很正派的路线吗？而《宋史》的作者竟把这种正派作风作为“穷凶稔恶”的一种表现。在《吕惠卿传》和《曾布传》中，也都有不少这样的议论。对于这样一些荒唐谬误的记载，是极应予以澄清、加以纠正和批判的，然而我在这本书中也全未涉及。但愿今后能有机会，再就诸如此类的问题写一些补充的篇章出来。

一九九七年三月九日

① 宋神宗元丰年间改官制后规定，除高级文武官员须皇帝或宰相直接选用外，其余均由吏部负责：文官的选用由吏部的左选（即东铨）负责，武官的选用由吏部的右选（即西铨）负责。“随牒东铨”即听任吏部左选委派官职，不觅取捷径、不谋求躐等而进之意。

目 录

序 言	001
第 一 章 当国执政以前的王安石	001
第一节 从童幼到青少年	001
一 王安石诞生的时间、地点	001
二 王安石的父母	002
三 王安石青少年时期的心路历程	003
第二节 进士及第和初入仕途	006
一 本是合格的状元	006
二 在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厅公事任上	007
三 在知鄞县任上	009
第三节 王安石愿作地方官“以少施其所学”	012
一 做舒州通判	012
二 在江东提刑任内的一些事	020
第四节 王安石再到北宋朝廷供职	027
一 勉强就任三司度支判官	
奏进长达万言的《言事书》	027
二 参加了是否续行榷茶法的讨论	037
三 参与相度牧马监变革问题的商讨	043
四 为王安石的《明妃曲》辩诬	045

五	王安石畅论理财为治国先务	051
六	径迁知制诰	054
七	辞官归江宁守母丧 收徒讲学	058
第二章	宋神宗起用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革新	067
第一节	任翰林学士期内的王安石	067
一	王安石劝说宋神宗做大有为之君	067
二	王安石愿助宋神宗大有为	069
第二节	王安石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变法革新	071
一	变法的终极目标是富民、富国和强兵	071
二	摧制豪强兼并	075
三	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视和积极性的调动	085
四	崇尚法治	089
第三节	王安石变法革新的精神支柱	092
	——“三不足”精神	
一	“天变不足畏”	094
二	“祖宗不足法”	100
三	“流俗之言不足恤”	105
第三章	王安石入参大政时治国安邦的两大抱负	112
第一节	向大自然讨取财富的为天下理财之法	112
一	“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主张的提出	112
二	与司马光关于理财问题的争论	114
第二节	王安石吞灭西夏契丹统一中国的战略设想	117
一	北宋建国百年内对契丹（辽） 政策的几次改变	117
二	王安石志欲恢复汉唐旧境统一中国	120